
憲政危機：尼克遜與特朗普的分別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吹哨人的偽善？

今天美國選舉人團投票，通過了拜登將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但是關於選舉舞弊的指控並沒有就此結束。當晚，福克斯新聞台節目主持人尚恩·漢尼特（Sean Hannity）使用「吹哨人的偽善」一詞來批評左派的雙重標準，他說：現在左派批評特朗普支持者關於選舉欺詐的指控破壞了民主體制，但過去左翼人士也曾經做吹哨人，例如策動針對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涉嫌勾結俄羅斯的調查，還有關於特朗普涉嫌向烏克蘭施壓的調查。現在右派質疑選舉舞弊，無非也是扮演吹哨人的角色。



我很高興聽到漢尼特提出「通俄門」和「烏克蘭門」這兩宗案件，此外，至少大約有 60 個女性指控朗普對她們做過性侵或者性騷擾，在以上所有案件裏面，特朗普都能夠全身而退。沒有任何一宗懷疑性行為不端的指控扳倒特朗普；根據「通俄門」調查委員會負責人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編寫的調查報告，特朗普競選團隊曾經多次與俄羅

斯人聯繫，企圖得到希拉莉的電子郵件和其他被盜材料，以支持特朗普的競選活動，但最終沒有直接證據將矛頭指向特朗普。去年 12 月 18 日特朗普總統因為「烏克蘭門」而遭到彈劾，但今年 2 月 5 日參議院否決了彈劾案。

結果呢？無論抗議者高呼疑點重重，說沒有可能幾十個互不認識的女人串通起來誣陷特朗普，說沒有可能特朗普身邊的人在沒有他授權之下擅自行動，最後還是不了了之。人們必須尊重程序公義，接受通過程序得出來的判決，即使這些結果並不是自己希望見到的。那時候，沒有人提出要發動政變或者分裂國家，沒有人提出要「對付」不徹底調查朗普罪行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和沒有在彈劾案中投下贊成票的議員，沒有人提出改變遊戲規則、質疑和推翻整個制度。

法外有法、國中有國？

現在的所謂吹哨行動和以前的並不是同一回事，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等特朗普支持者要求總統宣布戒嚴令，一些人甚至要求特朗普逮捕和處決「叛徒」；特朗普過去曾支持喬治亞州州長佈萊恩·坎普（Brian Kemp），但是在坎普宣告拜登贏得喬治亞州和沒有在該州發現大規模選舉舞弊之後，特朗普馬上對肯普變臉，而且特朗普支持者對在喬治亞州負責點票的工作人員作出死亡恐嚇。在最高法院駁回了德克薩斯州的訴訟之後，得克薩斯州共和黨主席宣布：遵守法律的州應團結起來，組成遵守憲法的新聯盟。這是什麼意思？從今之後這新聯盟可以不理會最高法院的判決嗎？這豈不是法外有法、國中有國嗎？

尼克遜的大智大勇

回顧歷史，這並不是第一次美國總統大選出現過選舉舞弊疑雲，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 1960 年甘迺迪對決尼克遜。尼克遜總統後來因為「水門事件」而臭名昭著，但筆者仍然十分敬重他，在那次選舉中，尼克遜表現出將國家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的大智大勇。當時甘迺迪贏得了總統寶座，但共和黨人認為這次選舉發生了大規模的投票欺詐行為，尤其是在德克薩斯州。共和黨人試圖通過法律程序推翻十一個州的選舉結果，最後，在這十一個州中，只有夏威夷州在重新點票後發現尼克遜才是勝利者，在其餘十個州共和黨都無法扭轉結果。尼克遜的支持者鼓勵尼克遜繼



續挑戰選舉結果，尤其是在伊利諾伊州、密蘇里州、新澤西州，但尼克遜表示他接受失敗，不會再糾纏下去。《先驅論壇報》一位親尼克遜的記者說他發現了選舉舞弊的證據，並且開始在報紙上披露這些資料。但是，尼克遜竟然要求他的新聞社停止發表該報告，以防止發生一場「憲政危機」。

憲政危機

什麼是「憲政危機」呢？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整個體制的藍圖，例如三權分立、權力互相制衡、言論自由.....。生活在這體制下的成員應當遵守遊戲規則，不可以輸打贏要，今天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否決了另一個特朗普提出的法律訴訟，法官以體育運動來作為比喻，說你不能夠在比賽完畢之後要求改變遊戲規則。

然而，當問題嚴重到人們認為整個政治體制都不能提供合理的解決方法時，便會有些人採取程序以外的方法，來爭取自己堅持的「公義」，例如在 1860 年美國南方各州不願意取消奴隸制度，結果爆發了南北戰爭。尼克遜知道，若果窮盡了所有法律途徑都無法推翻選舉結果的時候，死纏爛打只會令美國的民主體制失去威信，甚至會動搖了整個制度。同樣道理，現在有人高呼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州政府....等等全部都做錯，那麼，要改變結果就只能夠否定整個體制，為了保住特朗普一個人而引發一場憲政危機，值得嗎？

筆者並不是全然否定今次大選出現舞弊的可能性，但我堅信我們應該只能夠採用眼前的證據而作出行動，基於特朗普花花公子的性格，我仍然懷疑他大有可能做過不道德的行為；特朗普身邊許多人都受到起訴和定罪，再加上特朗普三番四次否認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我不相信他沒有跟俄羅斯串通。然而，這些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現在我只能夠接受他安然無恙的事實，我不會在社交媒體上散播陰謀論。

無論如何，我仍然對美國的制度有信心，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再以 1960 年的總統大選為例，1985 年一些研究人員重新審查 1960 年的選票，他們發現的確有點票錯誤的情況，而這些錯誤都是對甘迺迪有利，不過，儘管發生了這些錯誤，但仍然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大規模舞弊改變了選舉結果。

伴君如伴虎

上面提到，民主制度其中一個可貴的地方就是權力制衡，每個政府部門的官員都可以獨立運作，而不需要懼怕因為憑良心和依法辦事而受到報復。但特朗普政府是否尊重這種憲法精神呢？克里斯托弗·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ebs）曾經是美國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的局長，在十一月他宣佈沒有證據顯示任何投票系統刪除、丟失、更改選票，或以



任何形式改變了選舉結果，特朗普總統隨即解雇了他。在本月頭一日，司法部長威廉·巴爾亦宣告沒有發現證據去證明大規模舞弊改變了選舉結果，在大選之前，特朗普總統曾經要求巴爾調查拜登的兒子，但巴爾沒有配合，盛傳特朗普對巴爾非常不滿。筆者一直擔心巴爾會烏沙不保，今天果然惡夢成真，巴爾將會在聖誕假期之前離任，我不知道

他是自動辭職還是「被辭職」。伴君如伴虎的現像不應該出現在民主自由的社會，到底這是美國，還是朝鮮？

最後讓我說一個故事來作為總結：有一個晚上，一位美國聯邦政府的官員面帶愁容地回家，他的太太溫柔地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新冠肺炎的疫情惡化？」他沒精打采地回答：「不是。」太太追問：「是不是失業人數增加，經濟復甦遙遙無期？」他閉起雙眼來回答：「不是。」太太再問：「是不是中美關係因為互相制裁而更加緊張？」他有氣無力地回答：「不是。」太太開始不耐煩了，她高聲說：「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低聲地說：「我升職了！」太太睜大眼睛呼叫：「這是好消息啊！」但他帶著哭聲說：「總統任命我為司法部長，並且兼任網路安全局局長！」

2020年12月14日

[更多資訊](#)